

國朝書集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三六)

卷二三八至
卷二四五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10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八目錄

守令二十四

朱休度

劉文確

蘇汝礪

任增

周際清

范家相

姜炳璋

唐思

德慶

李光甲

楊燦

吳鍾儔

韓夢周

補錄

錢汝霖

陳國教

秦錫淳

--	--	--	--	--	--	--	--	--	--

162-004

國朝舊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二十四

朱休度

君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又號小木子朱氏自吳江徙秀水者名煜六世至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公國祚及其兒子刑部侍郎贈尚書大啟事皆具明史君則尚書之六世孫也考諱振振太學生以德行稱君生逮事其曾祖考諱德遴縣學生祖考諱丕戴縣學廩貢生事皆具府志文苑傳君舉乾隆癸酉鄉試丙戌大挑二等己丑委署安吉州學正借補嵯縣訓導丙申俸滿薦以知縣用己

西部選江西之新喻引 見調山西廣靈知縣初莅任值大荒疫
民流亡十不存五前政虧官銀若干君安撫招徠彌補空缺久乃
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
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
田君乃親履勘山邨之遠近原隰之肥瘠人民之多寡順輿情絕
胥擾奠其居而勸之耕使地皆有應耕之人糧皆有承納之戶一
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得紀錄如
例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豐鎮有孟縣郭添保買
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婚書主者伯氏趙嫁者
贅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幅夫爲劉杞子其嫁也

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
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旣嫁疑郭爲賂賣
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廳民咸
曰汝欲知汝婦所由死莫若問朱侯劉杷子求見君語之狀并及
其家中某事某事劉涕泣曰小人愆歸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
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
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倔強不受命檄君鞠之至則俯首聽
郡處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
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家丁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第
不忍負朱侯耳縣民薛石頭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

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刀何以卽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其卽死何不再刃乎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若曰早欲殺之是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寶誤殺乃減戍君嘗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法輕情重北方案多法重情輕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以是終任不殺一人俗歲朝祀神苦莠民擾君先冬繫之於庭曉之曰若號某若號某通邑知之弗枉爾皆相視無語又命之曰與若食勿殃民旬日釋之自後黠者或他適存者誠其黨曰毋鬧鬧到官更無顏也邨民供龍神旱則羣以兩木舁神復

橫縛大木於前又之齋屋鳴鑼趨城市曰以禱雨也市人有忤者
又木傾其牆屋莫能禁君則詣郊外禮神戒勿入市且曰爾曹毋
恐吾占之某日當雨則屢應亦終任無歉歲君中心慈惠待人以
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閒有訴曲直者數語處分輒皆悅服去
休養生息民日遷善數年閒圉園一空縣日以無事暇乃考縣之
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也據鄭注云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漢志平
舒延陵並代郡屬縣今以地形目驗之平舒爲今蔚州延陵爲今
廣靈縣壤相接也壺流河出廣靈西至蔚州東入桑乾互三百餘
里必祁夷水也而壺山之泉爲其大源祁夷與嘔夷名相近又在
并之東北邊舉之可以賅內水鄭注良是而酈道元以涑水當之

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環山皆泉也登軒則
林影泉光盪溢胸目時偕友及其鄉老人學官弟子風詠其閒又
登恆嶽題名石壁遂重建北嶽行祠於千福山又爲聖母祠從民
欲爲請于地也重修書院又始作常平倉三十餘閒縣廨無吏舍
亦增置之自門及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蒙古索明
阿公時爲大同所以清覈倉庫至縣聞百姓皆呼良心官甚重君
相國書麟公撫晉閱邊始察知治聲旋內 召遇後政馮公光裕
於良鄉特言君之清慎毋相忘俄而馮公亦去癸丑大計雁平道
陳君學穎於所屬州縣密保君一人而已君自推祿命丁巳戊午
閒當有厄乃於嘉慶元年丙辰春引疾歸縣人懇畱不得乞君壺

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至蔚州之暖泉邨越宿乃別君去
後垂三十年道光初縣人以君政事上行省以達於部得 旨祀
名宦君以教職用之歲丁父憂其後薦爲縣令母錢太孺人老矣
君奉養不謁選母年八十一而終又憤於卜地畢葬乃出家居十
四年年五十八矣同里錢檢討世錫贈之文謂君能養其母不急
急言官則知其作縣令必有異於流俗而不負其官者仁孝之子
循良之吏一人而已矣君嘗言孝弟之道論其所存如蘭之不言
自芳也設處同室難處事不得用一毫術智忍過斯喜矣又言人
處世須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乃立得腳住又言讀書人不諳時務
一日臨政直晦室耳此如籠中藥材蓄之豫臨證乃可施君中歲

謀養亦嘗佐幕於外賑荒塞河治兵皆爲主者所倚任其尤相知者裴文達公李蕙圃中丞也在嶮時四庫館采訪遺書大吏檄君總其事四年中得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爲卷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不分卷之書又二千九十二冊爲總目以進於朝時韓城王文端公爲學政謂君識高心細以一人任公事積年無小差及去任以己所常用硯贈君曰硯者念也君其念我君固博聞通識在局徧覽四部書旁及卜筮堪輿珞琭陰陽家言皆得其要旨乾隆己亥始獲皇氏侃論語義疏於海舶君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君說經不欲自立一說集漢唐以來諸儒之言而疏通之至近世窮經家亦多所采取云嘗患心疾不能觀書則考金石文字以

自娛著石藥記曾將舉 南巡盛典大吏屬君撰三天竺志十六
卷獻 行在掌教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有甲
乙集皆分體爲目三十有六從蕭選例也而君尤深於詩所著小
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八十首壬申夏所手定也吾郡詩學 本
朝自君家竹垞太史名重海內世謂秀水派乾隆閒吾從父瘳石
先生父子汪厚石桐石兄弟及比部王穀原孝廉萬柘坡諸先生
繼起振興古學君與同里蔣先生元龍及寓公戚先生芸生齒稍
後皆學詩於瘳石先生皆法太史之法而不襲其貌各具壇坫成
一家言君之詩字字已出復字字師古其論詩有曰詩發乎情不
能彊同五方各有其宜六義各有所歸如人心之不同其面焉若

使一唯百諸千聲同喙言志之謂何近有講習唐音者不特嗤宋人而已且至毀香山詆玉川棄而不錄然其本領但有空調耳所謂溫柔敦厚豈在是乎凡詩之派流遠則弊生必待後賢救正之如宋季江西派盛得遺山矯其弊明季竟陵派盛得國初諸公矯其弊江西竟陵非無偏至之趣其流弊則均失之愚耳竊謂歷代久遠疏別既分以今觀古在心知其意能自得師未可拘一格也識者以爲至論又曰人貴用其所長東野后山皆性隘而才小者也東野不知有他人只知我行我法故偏而肆后山不知有他人并不知有我只知服杜之服誦杜之言故正而窘人謂后山得正法眼藏我謂不如東野能自見長也君生年少食多病歸田二

三年閒病劇後愈亦但啜粥以爲常邑之後進問所業必啟示詳盡無倦容少時奉教於張惕齋先生使沈研宋五子書後儀吉以詩就正於君君灑然異之則亦令讀朱子書曰天下惟義理之學無窮盡也又數舉陸放翁工夫在詩外之語以教學詩者儀吉官京師時史館方纂輯循吏文苑諸傳爰狀君行事以備采擇君所著又有學海觀瀾錄紫荊花下閒鈔及游筆等凡若干種晚年時攜羅盤觀支養老爲鄉黨閒擇葬地頗眾因以盡葬其族之無後無力者數十棺君沒後於書篋中得手書墓碣一紙曰朱梓廬主人自定其墓曰豫庵以嘉慶乙丑年戊寅月丁酉日辛亥時葬室人沈訖復豫選期俾子聲和聲廉聲依以嘉慶癸酉年甲寅月壬

辰日辛亥時歸主人於其穴刻此碣爲識別紙又書舉殯封墓時
日其子遵行之君王申冬卒年八十有一

右事狀錢儀吉撰